

回到歷史，才有辦法想像未來： 訪黃崇凱

Reflecting on History to Envision the Future:
An Interview with Huang Chong-Kai

文 | 張皓棠 · 繪 | Ivy



Q 從《文藝春秋》、《新寶島》到近期出版的《反重力》，您的寫作主軸貼合著臺灣史上許多文學、政治事件以及國族認同，能否分享在這三個不同階段，您書寫臺灣的想法、轉折與體悟呢？

寫作是重新自我評估的過程。

我這一代在國編本教科書下長大，與後來世代接觸的成長環境、教育知識相當不一樣。2000年我就讀臺大歷史系，臺灣那時經過解嚴與1990年代洗禮，社會風氣變化許多，但當年系上的主流仍是中國史，臺灣史研究相對邊緣。我當時對於臺灣這塊土地發生過什麼並未深入了解。除此之外，可能因為成長於鄉下，資訊相對封閉，不太有機會，或說沒有這樣的意識，主動思考我所成長的地方。

後來，臺灣社會經歷了數次民主動盪，比如說陳水扁的爭議、太陽花事件等。種種轉折，讓我越來越困惑於怎麼看待這個世界？我們是如何走到現在的？我們未來又會走到什麼樣的地方？

即使到了寫《文藝春秋》時，我也沒特別預想要寫臺灣歷史，比較類似自然地想去解決自己感受到的困惑。我想做的，像是某種思想實驗，想像某種特殊情境或極端條件下，我們生活的這個地方會發生什麼樣的心態變化。和其他小說家組成「字母會」的經驗可說是一個契機，雖然三不五時就會聽到一些批評，但必須說，發起人楊凱麟帶給我非常多思想資源，讓我有不同的視野來看待與理解我們此時此刻的生活。

《新寶島》則是一種遷徙經驗的轉化。剛從臺北搬到臺南時，初期我幾乎對這個城市一無所知，每天醒來就感覺自己在一個陌生的地方，必須慢慢地把生活秩序建立起來，一如《新寶島》中，古巴與臺灣大交換後所面對的世界。雖然這個大交換設定是很早就有的點子，但我那時並不曉得如何執行。然而當我決定著手寫作時，很快就發現，必須回到歷史，才有辦法想像未來。有點像是喬治·歐威爾（George Orwell）《1984》中所提到的：「誰控制了過去，誰就掌握了未來」。這話反過來說也通：我們必須了解歷史是怎麼回事，才能知道未來有哪些走向，也可能看到更寬廣的過去。

關於《反重力》的發想，則是我在寫《文藝春秋》的〈狄克森片語〉時，曾觸及到的泰源事件。這起發生在1970年的事件，五十多年來有各種不同立場的人參與其中，因而眾說紛紜，讓我好奇當年底發生了什麼。《新寶島》寫完後，正巧國家人權博物館邀請我擔任駐館藝術家，最初我給自己的功課就是書寫泰源事件。後來發現，那年發生許多重大事件，諸如彭明敏逃亡成功、黃文雄刺蔣以及臺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等，彼此之間似乎有著巧妙關聯，我轉而決定將它們寫成小說。不過，這些都是五十多年前的舊事，因此牽涉到如何解讀檔案，有可能遇到作假的報告，或是虛構的線民，這個探勘過程有時也讓我覺得，這些檔案就像是寫得不好的小說。但說起來，我也是用小說的視角，試圖理解不同立場的人如何思考和行動。

Q 在中東歐的「作家閱讀月」時，您到了不少地方朗讀作品，準備過程以及面對歐洲民衆時，有什麼心得嗎？

由捷克與斯洛伐克共同主辦的「作家閱讀月」（Author's Reading Month）已有25年歷史，每年會挑選主題國，邀請31位主題國作者加上本地31位作者，整個7月在四個城市巡迴朗讀。今年他們第一次邀請亞洲國家做主題國就挑選了臺灣，所有受邀的31位臺灣作家都要前往4個城市做朗讀活動，場地常是小劇場或酒吧，氛圍相當輕鬆。我用華語朗讀，舞臺上會有捷克文翻譯的投影片，朗讀後則是觀眾提問交流時間，這一切對我來說都很新鮮。在較偏遠的城鎮，我走在街上時常是唯一的亞洲面孔，當地民衆對臺灣可能不大熟悉，而我也不了解他們，但朗讀節活動就創造了彼此初步認識的契機。

朗讀形式的活動對臺灣讀者較為陌生。實際上，作家朗讀在歐美地區相當普遍，對作家來說，也無需過度準備。在臺灣舉辦座談活動，作家時常要準備各種講題甚至是簡報投影片。我有些希望這套模式能沿襲到臺灣，可惜閱聽文化習慣差異甚多，大概難以實踐；同時，這趟旅程也是讓捷克、斯洛伐克的出版人、翻譯家和臺灣作家得以建立連結的機會，許多人在此之前都沒見過面。

Q 據說您會在臺南的「穿牆貓」咖啡店寫作，這間店有什麼樣的氛圍？您在此處有什麼特別的寫作習慣嗎？

我在2014年從臺北搬到臺南。我喜歡這裡的食物與步調，起初並沒預想自己會一直待在臺南，畢竟我也經常因為工作往返臺北。只是隨著時日積累，漸漸發現自己對臺北越來越陌生，臺南則成了熟悉的所在。

我通常需要一些移動、一段讓我慢慢專注的時間，才有辦法進入寫作狀態。因此我混跡於包括「穿牆貓」在內的好些咖啡店，度過許多午後時光。「穿牆貓」讓我聯想到海萊因（Robert Heinlein）的同名小說，但咖啡店的命名其實跟這本小說無關——店名由來是商禽的散文詩〈穿牆貓〉。這裡除了出色的咖啡與甜點外，整體氣氛也有許多細節與巧思，桌子夾層擺放許多店主的小物件收藏，一樓是放鬆的安靜區，二樓則是歡快的聊天區。我待在這裡不一定都在寫作，很多時候就只是靜靜閱讀。

受訪者

黃崇凱

1981年生，雲林人。臺大歷史所畢業。著有小說《反重力》、《新寶島》、《文藝春秋》、《黃色小說》、《壞掉的人》、《比冥王星更遠的地方》、《靴子腿》及《字母會A~Z》（合著）。曾獲金鼎獎、臺灣文學金典獎、臺北國際書展大獎、吳濁流文學獎與Open Book華文創作年度好書等獎項。

採訪者

張皓棠

現為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，專長是現代詩、跨媒介研究、文學改編電影跟打掃研究室。著有《噪音：夏宇詩歌的媒介想像》以及合著作品《南方的光與夢：龍瑛宗與他的文學時代》。